

外篇在宥第十一

此篇以至道全身以無為治天下復自無為中翻出有為又自不可不為者而為之以不為方為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在者優游自在之義宥者生養自得之義言民有常性為人上者只

宜在之宥之使之自得不可以法制整齊之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

凡所為過甚皆謂之淫

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

移于外物其德也性德兩字皆自然之理三教同歸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言不必用治也昔堯之治天

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

人性上不可添一樂字樂則不恬靜

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人性上不可添一苦字苦

則不愉樂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

長治者天下無之焉不

恬靜者不在之之故瘁瘁焉不愉樂者不宥之之故

人大喜邪毗

益也助也於陽大怒有餘之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

九

牛集十上之三

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

也順也寒暑之和不成

也調也其反傷人

之形乎

氣序乖則生病使人

堯桀使人如此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

方寸長戚戚

中道不成章

作事半途而廢不成條理氣候失宜則傷形性德淫遷則傷自然之理蓋至是

而民之失其常性者多矣

於是乎天下始喬

音矯好高過當詰責人過密而窮辯也卓特立

鷲

過猛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雖善惡不同總是失真亂性之

盜跖曾史只是替換賢不肖字面

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

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

猶

洶奔競如波濤相逐

焉終以賞罰為事

彼方趨賞避罰之不暇

彼何暇安其性命

之情哉

欲安其性命之構者置其賞罰在之宥之而後天下之性可得也

而且說音明邪是淫

於色也

有心而好說聽邪是淫於聲也性命之情不特為賞罰之所亂何也清靜之中

不着一物達天德者以為應迹過而不留不知者從而悅說之即此愛悅之心反生理障故悅明悅聰是淫于色聲也說

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德者天德理者天理皆出自然有心以為仁義

則為悖為亂如金屑眼中砂景星慶雲皆非太虛中所宜有者亦是此意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

樂邪是相於淫也相助也技謂伎倆淫謂滋荒是荒于樂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

知邪是相於疵也藝謂才能蓋世有以多能為聖者疵謂疾病知詐漸毒則疵癘漸多天下將安

其性命之情之八者明聰仁義禮樂聖智存可也亡可也安于自然雖有不為累天

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變音卷束儉音囊多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不以為亂反尊崇之愛惜之甚矣天下

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重談跪坐以進之

敬望鼓歌以儻之歎慕愛樂吾若是何哉夫若是矣吾共如其傳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牛集十

以下正說在宥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二字

乃一篇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也重以身為天下已

之身為天則可以託天下而後天下愛以身為天下愛我之

下之身則可以寄天下而後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解

解也五藏無擢其聰明擢抽拔也無拔出尸居而龍見尸居

五性也未變化也而天下之變化存淵默而雷聲淵默靜存無震驚

焉故龍見不在田而在尸居出焉故雷聲不神動而天我之神甫動于此而彼之天輒

在天下在淵默也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炊如以息

累微塵累聚也炊累若遊塵之自動言萬物曰不治天下安臧也善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也拂亂人心人心排

同此天機自作自息吾任之而已何暇治哉崔瞿問於老聃

下而進上排抑之則墜下上下囚殺上下無常煩惱妄想淖音

約柔乎剛強淖約柔也所謂廉剝音彫琢是廉隅圭角也

而再撫四海之外語其奔兢之疾則一俛仰其居也淵而靜其

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拘制也者其唯人心乎居而未動也

既動也則懸隔如天如淵天淵懸絕也此人昔者黃帝始以

仁義撻人之心堯舜之法於是乎股無胈音跛作紱蔽膝脛無毛

筋勞于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苦其以為仁義矜其血氣東

於崇山之山投三苗即饗於三峽西裔流共工官名即於幽都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牛集十

北此不勝天下也又無奈天下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駭其放伐下有桀跖不仁上有曾史行仁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

怒相疑同已則喜愚知相欺懷知而不善否相非自是而不誕

信相譏誠偽互而天下衰矣立同之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

爛者糜爛也猶腐壞也漫者瀟漫也猶泛濫也德本大同人

命之真喪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殫盡思慮於是乎嚴刑重

有心者斲斤制焉繩墨殺焉椎鑿大亂罪在撻人心聖人

重刑威天下而亂之所由生也罪在于以仁義故賢者伏處

撻人心故仁義窮而刑罰用亦勢之所必至者故賢者伏處

大山嵯崑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孤立今世殊死

無輔

非者相枕也事不同而同朽楊長械也所以錮者相推也刑

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足半離地攘臂露臂肆口而談乎桎梏之間

意音噫歎詞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

朽楊接摺械中橫木用朽楊必用接摺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柙也音銳柙員而鑿

方所以制桎梏者其事相須有仁義聖知必招罪戾儒墨恐難僥倖苟免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

距嚙音蒿矢也今之響箭猶言先聲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黃帝立為

天子十九年十地數陰也九天數陽也前庖丁十九年此又曰十九年皆寓陰陽二意以為下文欲官陰陽取天

地之精張本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山名之上故往見之曰

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此精即無極也即元始之

精以治身而緒餘可以治天下吾欲取天地之精精者先天

國家人能得之則宇宙在手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牛集十

精之法安在呂祖曰掘地尋天見天光種得金花果是強而玄門又有採日精月華之法以佐五穀以養

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官謂陰陽為我之官無不効職

然各遂其性矣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汝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質者

之樸也而汝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殘者樸散之器也自而汝治天下雲

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族聚也雲行則雨施者常也

皆不待先時而至乃陰陽不調之故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荒廢也日月薄蝕以

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翦翦二字說盡殘物心事便捷貌急

遠求成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音閑居三月復往邀

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

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驚而起

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不問治天下而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

精神也窈窈冥冥不落形象至道之極精神之極處昏昏默默不着聲臭無視

無聽此道視之而不見故無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天君泰然則百體從令也

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靜為坐功之本故必靜也然心源不

清恐有坐馳之病故必清也勞汝形則不能靜矣目無

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要之多視則精搖於目亂

聽則精搖于耳多知則精搖于心故無視無聽無知則精不搖而神自甯神形之主也常守其形則形不壞而長生慎

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慎汝內握固其神也閉女外關鍵其耳有陰陽不可不知也我為女遂於大明至陽也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

為女入於窈冥至陰也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則見至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三 牛集十

陽其赫赫乎而至彼至陽之原則赫赫者發乎地為汝入于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其肅肅乎而至彼至陰之原則肅肅

者發乎天天地有官陰主靜而陽主動天地有官陰陽有藏陰含陽而陽含陰陰陰陽有藏慎

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一即先天真一之氣金丹也以處其和得天地冲和之

氣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

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也無窮不變也而人

皆以為終不識陰陽則此生有涯彼其物無測不滯也而人皆以為極養生

遂以為有盡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上德行無為之道而為皇下德行有為之道而為

王為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見日月之光而生入土壤之間而腐今夫百昌

昌盛也猶言百物皆生於土而反於土不止于人百物皆然臭腐化而為神奇神奇化而為臭腐

故余將去汝離塵俗之意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猶言天之外吾與

日月參光

與日月合其明

吾與天地為常

與天地合其德

當我緝乎

當迎也緝絲之合而

為緝也人有富而迎我者知慎汝內閉汝外之道其形猶緝愈引愈長

遠我昏乎

遠我而去者便不知陰陽

而昏暗矣與之言長生之道必不信也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人盡死遠我之人也我獨存存

于守一以處和也

雲將

雲也

東遊過扶搖之枝

東風也一云東海神木

而適遭鴻蒙

元氣也

鴻蒙方將拊

音甫

脾

音躍自得

奮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

自失貌

贅然立

拱立貌

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奮躍不

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

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

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奮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

二西

牛集十

大喜行趨而進曰天

指鴻蒙

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

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

放佚之狀

不知所往遊者鞅掌

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為容儀也

以觀無妄朕又何知

以猖狂之偽世而欲觀無妄之真機

甚不相入故終以爲不知也

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

也不得已於民

不能却其從

今則民之放

做法也

也願聞一言鴻蒙曰

亂天之經

常經

逆物之情

常情

玄天弗成

不成就也

解獸之羣而鳥皆夜

鳴解散也機心一動致鳥皆夜驚而鳴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足有為之治噫治人之

過也

有心治人之過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僂僂乎

言三代以

下流毒長久

歸矣

猶言子姑去也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

心養

言汝此心自養便是

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

見不必亂天之經逆物之情自有無爲而可以

物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言不分倫類大同乎津音幸

溟無氣之始解心釋神解去有心釋去識神莫然無魂此魂乃識神遊魂也識神既解釋則遊魂自無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萬物云云猶言種種也

不止草木併人在內矣常人以丹田為根特一呼一吸後天之根也而先天之根則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所謂先天

之祖炁是也須復其根如嬰兒之不識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

離之若鑿竅而有知則渾沌死而大道離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固自生物本無名我不

生分別而問其名物本無情我順其常然而不闕其情則物固復根而自生矣物即道也雲將曰天降朕

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前皆矯

世絕俗之談人多以為異已故下文便說世情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

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五牛集十

也其心以為己之聞見同出于眾人人不得議我夫以出乎眾為心者以同出于眾為心曷常

出乎眾哉何常超出干眾哉因眾以甯所聞因眾人之聞見以穩妥自己之聞見不如眾

技眾多也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音覽乎三王之利仁義聖智之利而不

見其患者也仁義聖知之害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

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

萬有餘喪矣決辭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天有大物

也崇高莫大乎富貴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不可以主宰而物于

者物故能物物維乎是物也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苟明夫主宰綱維乎

是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

往獨來元神是謂獨有與天為一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視大物之貴不可同

日而大人之教下三句狀其無情之感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

應之盡其所懷扣兩端而竭焉之意為天下配與人相合而各得其宜也處乎無響寂

符感行乎無方因人變化也挈汝適適道也復復也之往撓撓擾

以遊無端往來自如撓撓以遊無極也出入無旁獨往獨來無所旁依與日無始凡物始則有終無始則無終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與大道合大同而無已無我無

已惡乎得有有以有為有覩有者以有為有昔之君子指三代以下聖賢覩無

者以無為有天地之友仙佛是也非獨有之人孰能與于此哉因上為宗觀有觀無之說又恐人截然分有無為兩端

故下文語上而不遺下語理而不遺物觀在宥結尾篇議論何常與吾儒異乎賤而不可不任用者

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承上貴字說來道為貴則物為賤然物終不可遺也故不可不任道

為尊則人為卑然終不能離人為尊則人為卑然終不能離人為尊則人為卑然終不能離匿隱味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美牛集十

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道明而事昧終不可以其昧而謝絕之故曰不可不為道精而法粗終不可以其粗

而廢弛之故曰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

也義主分別似與渾然之道相遠然却不可不居道本無親疎仁雖主于親愛然亦不可不廣節而不可不

積三千三百非一時一積者禮也中大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禮

節文似乎強世然却不可不積德雖人所同得然亦有卓然自立處故曰不可不高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道本至一然却與時變通故曰不可不易天雖至神然天道遠人道

邇人事却當自盡邇人事却當自盡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不助長則成於德

而不累無心積累德不出於道而不謀有心圖度則失道之自

矣矣會於仁而不恃有所恃則有邀結于民非仁薄於義而不

積可義可不積則不蹈襲取之弊應於禮而不諱自然應禮非

積通之積則不蹈襲取之弊應於禮而不諱由忌諱也

接於事而不讓當行則行無所退縮也齊於法而不亂與民畫一無恃於心更張也

民而不輕民雖可恃不輕身以徇民因於物而不去物雖可因不物以喪真物者莫足

為也而不可不為不為之為為而不為便是無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

於道者無自而可天乃德之原故學不知天即抱一察以自好于德必不純道乃事之宗識不通道即見聞

極博知風不知自安所往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

為而尊者天道道心也有為而累也危者人道心也主者即是道天

道也臣者即是人心聽命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

察也甚言人當無為不當有為

復圭子曰莊子學本老子自太上而下道德無有出其右者

也後世立宗禪伯咸取則焉聞天下止可在之宥之而不可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三毛 牛集十 廿上

以法治之夫人人而自在毋以多事搖之則性全何恬淡也

人人而安宥毋以作為害之則德存何愉快也人知樂性是

不恬而甯知苦性為不愉堯桀之所同病也夫有恬愉則有

喜怒矣喜怒過甚者必毗于陰陽而召寒暑之不和顛倒人

之思慮于是天下始有悍佞狂聖之不同因有賞善罰惡之

殊術此以法治天下而不能在宥天下者也安能保其性命

之不傷哉將欲治之以聰明仁義而適以溺于聲色叛于德

理將欲治之以禮樂聖知而適以近于技淫蹈于藝疵使八

者而有益于性命猶不關係乎存亡况入者而無益于性命

而天下尊之信之誦之讀之鼓之舞之歌之咏之何為者哉

八者皆有爲也而愈不治則莫若無爲無爲而性命之情得矣必先知貴愛吾身之性命而後可以託寄天下之性命內葆其五性外塞其聰明不動不言而龍見寓于戶居雷聲藏于淵默吾之神動于此而人之天隨於後從容無爲而萬物咸得其所如吹累焉在之宥之也非暇治之也崔瞿以治天下而後能臧人心老子何爲曰汝慎毋擾人心夫人心方寸耳可排之而下亦可進之而上可繫之如囚亦可制之使殺可以淖約而柔剛強亦可以廉剝而施彫琢可以不火而熱亦可以不寒而冰近可使之遠遠可使之近靜可使之動動可使之靜可內可外可淵可天人心之僨驕而不可制有如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三

牛集十  
X十一

此昔黃帝之與唐堯俱以仁義擾人心規法度而不勝施及三王放伐逆施而天下大駭自桀跖曾史出而儒墨紛紛起矣於是有喜怒愚知相疑相欺也者有善者誕信相非相譏也者盛世甯復有此乎吾見人各德其德而性命之真喪矣人各懷一知而百姓之求竭矣復有鉞鋸繩墨椎鑿之加而天下愈不可支矣夫聖知仁義曾史所以制法而安天下性命之情然而法有所不及施則謂聖知之爲桁楊接摺也可謂仁義之爲桎梏鑿柄也亦可謂曾史之爲桀跖嚙矢也亦可總之治天下不如先治吾身故黃帝謁廣成子於空同之上欲取精於天地而養民人官陰陽以遂羣生廣成子不輕

以至道告之者何也爲黃帝之治陰陽未調以致雲氣不族而雨草木不黃而落日月有薄蝕之患而安足以語至道黃帝於是退而齋戒復稽首於廣成子而問治身長久之道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無象也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聲也無視無聽者內視而返聽也抱神以靜心若槁木也形將自正形若死灰也人心好靜必靜而後不牽於欲人神好清必清而後不擾於心無勞汝形養外以保內也無搖汝精固內以壯外也乃可以長生神長生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則精不搖于耳目猶有限也心無所知斯精不搖于心而神自甯神守其形形乃長生慎汝內則內不出閉汝外則外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无

牛集十  
XIII

入凡人學道不終皆是多知爲敗故以一語喚醒之欲識人身之陰陽當先明天地之陰陽而後人身之陰陽可按也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而至陽之原則在地我爲汝入於窈冥之門而至陰之原則在天丹經云凡人欲作大羅仙須知陰陽顛倒顛此之謂也分陰分陽則天地有官矣陰含陽而陽含陰則陰陽有藏矣內不出而外不入是慎守汝身也吾身爲純陽是物將自壯也物卽丹家之藥物我惟守此先天真一之氣以處於太和之中故千二百歲而形不衰此道無窮無極上德行吾無爲之道而爲皇下德行吾有爲之道而爲王失吾道者神奇化而爲臭腐亦猶百昌生于土而歸于土

已耳吾將舍子而去入無窮而遊無極與日月參光與天地  
爲常人之近而當我者猶縉之愈引愈長也人之遠而背我  
者猶夜之愈昏愈暗也人其盡死若何而死也而我獨存何  
爲而存也亦可以深長思矣雲將浮雲也以喻人生之血氣  
或聚或散也鴻蒙元氣也以喻人生之真氣當長存也雲將  
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鴻蒙始而辭之以弗知恐知識之  
開大道之漓也再遇再問猶以不知答之其曰浮遊不知所  
求無定求也猖狂不知所往無定往也以無定求無定往之  
見而欲合宇宙之六氣以觀真實無妄之理朕又何知焉雲  
將三問而鴻蒙乃曰亂天經而逆物情之天弗佑驚乎鳥獸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三

牛集十  
X1-8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豈非治人之過乎雲將固問而鴻蒙乃  
曰心者性命之所統會也已與百姓之所同得也汝能心養  
而自在自有卽所以在宥天下是徒處無爲而物自化也墮  
爾形體者養心不養形也吐爾聰明者黜其聰明於不用也  
倫與物忘視一切人皆作平等觀也所以然者何也其道直  
追乎泮溟無氣之始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卽內觀其心而心  
無其心也萬物芸芸各復其根草木之復根易知也龜能伏  
氣鹿運督脈二蟲尙知復根以引年人本先天之祖氣所以  
生而爲根非重性命而輕財帛之奇男子安得聞仙師復根  
之秘訣呂祖云欲求天上寶須用世間財非有知不能入道

又云各復其根而不知非無知不能得道也渾渾沌沌終身不離復根也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恐得道之後加一知識則渾沌鑿而道不爲我有矣凡丹經所云鉛汞龍虎等號皆強名也吾惟復其根而不必問其名之有無學道者萬千而聞道者百不得一吾惟養吾心以復吾根而已奚必問人情之真偽則故物自生而還吾先天之精氣神也問在宥羣生而答以復根者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不知世俗之人喜同而惡異安知其同眾方能免物議哉夫夫也止知効三王仁義聖知之利而不知有仁義聖知之害爲其存人之國者少而喪人之國者多有土者不可不知也有土者有大物而不能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三

牛集十  
XII

物物明此道者其緒餘以治百姓而其精以治身獨往獨來元神默運是謂獨有而能自復其根者也不更貴於有大物者哉故大人有形影聲響問答之教無心之感爲天下配而咸宜者也處乎無響示不言之教也行乎無方顯不滯之途也挈汝適欲天下亦如吾之無響無方耳若而人也往來出入莫知其終烏觀其始形神俱妙與大道合安見有已無已則一切俱無惡得有有故觀有者昔之君子聖賢也觀無者天地之友仙佛也故任物因民爲事陳法皆觀有也居義廣仁積禮高德亦觀有也道本與時爲變易吾亦與之爲變易天本神而寄於人吾亦盡天道於人事故聖人以下雖亦是

觀有總是有爲中之無爲性命本之於天聖人觀其所自來  
不受天損亦不藉人益不助也繼之者善爲德聖人成德不  
見其增有時而崇不累也出於道而不參之以人謀會於仁  
而不恃之以爲恩薄於義而不積之以傷性動卽是禮非以  
避諱而爲禮當行卽行接於事而不讓畫一者法也不亂而  
更張者亦法也可恃者民也不輕身以徇者亦民也當因者  
物也不去物而喪直者亦物也天者德之元道者事之宗故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道有天人無  
爲而尊者天道也亦主道也自然而然也有爲而累者人道  
也亦臣道也非自然也人君欲體天行道而不以無爲爲尊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三

牛集十  
川上上

可得謂之知道者乎此之謂在宥天下而非治天下也